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刘良明, 吕建红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良明(1946-),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吕建红(1980-), 女, 湖北蕲春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 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 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 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 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 推崇悲剧, 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 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 极力肯定喜剧创作, 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

[关键词] 金圣叹; 李渔; 文学理论; 明末清初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97-05

自从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修身方法之后, 人们逐渐把这种修身的方法误会为文学批评的方法^[1] (第19页)。而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时, 一般人常常把“知人论世”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其实, 在《孟子》原书中, 已对“论世”与“知人”作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 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 (第2746页)可见, “论世”乃是“知人”的途径。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所言, “由其世以知其人”^[3] (第169页), 正是对孟子原意的深刻领会。这就是说, “论世”是手段, “知人”才是目的。事实上, 同一时代的文学家, 他们作品的风格往往并不相同。李、杜同时且都善诗歌; 韩、柳共代又皆擅古文, 但他们各自作品风格的不同, 是人所共知的。

文学批评方面, 也存在与上述作家创作相似的情况。金圣叹(1608—1661)与李渔(1611—1680)作为明末清初的批评大家, 他们是同时代人(金圣叹仅比李渔早生3年), 两人都生长、活动于东南江浙一带, 又都经过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 而且都以精于小说戏曲得享盛名, ……这些共同点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并把两人的文学理论批评成就进行了相提并论的分析^[4] (第191页)。我们则认为, 尽管两人的生活环境、兴趣爱好相似之处如此之多, 但是, 由于两人的为人性格、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 因此, 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区别, 呈现不同的特点。

金圣叹早年, 他的家乡江南尚未经受战乱, 金圣叹生活小康, 幼时与其弟“拈书弄笔三时懒, 扑蝶寻虫百事宜”^[5] (第67页)。成年后尚有婢仆执役, 即著书也“悉是口授小吏, 任其自写”^[6] (第342页)。但后来“苦因丧乱, 家贫无资”^[5] (第343页), 他为人又放诞不羁, 恃才傲物, “倜傥高奇, 俯视一切”^[6] (第278页), 对于古代士人进退出处影响最大, 最为士人重视的科举考试, 金圣叹视之如敝屣, 他“以诸生为游戏具”^[7] (第42页)。采蘅子在《虫鸣漫录》中记载说: “每遇岁试, 或以俚辞入诗文, 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 辄被黜。”在明清易代之际, 金圣叹更经历了社会大动荡造成的骨肉离散、生死莫测的悲惨遭遇, 他以

“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自况,在诗文里沉痛地诉说了“身亦适遭变革,欲哭不敢”^[5](第 42 页)的险恶处境,发出了“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的愤怒抗议。这种兀傲性格与特定的人生经历决定了金圣叹一贯保持着与官场不合作的对立态度,他终生未曾入仕为官,最后为反抗官府的贪酷,在“哭庙案”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金圣叹与传统对立的异端思想与反叛精神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他在《语录纂》中写道:“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5](第 143 页)反对封建统治对人性的压抑,宣扬“圣人不禁民之好恶”,主张“遂万物之性为成”。基于这种认识,金圣叹在《水浒传》这部描写被压迫的老百姓反抗官府的小说作品评点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热情赞扬了底层百姓的正义斗争。金评本《水浒传》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中叙述,“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金圣叹评曰:“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8](第 176 页)紧接着又写,“阮小二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金圣叹又评曰:“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8](第 176 页)从这些评语中,我们不难看到金圣叹对官府的强烈愤慨与无情批判。

金圣叹对封建统治的暴露与鞭挞不遗余力。他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的贪酷横暴正是人民奋起反抗的根源。为此,他用心良苦地把原书高俅出场的第二回改为第一回,并在总评的起头就开宗明义地写道:“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8](第 1 页)在书中叙及高俅的出身行止时,他又夹批道:“开书第一样角色,作书者盖深著破国亡家,结怨连祸之皆由是辈始也。”^[8](第 2 页)雄辩地阐明高俅这类贪官污吏的普遍存在必然造成民叛国亡。金圣叹在追寻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根本原因时,甚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8](第 1 页)这段话实际直指造成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局面的主要责任者乃是皇帝。他对作为封建统治总代表的皇帝毫不留情的揭发,在当时的确是颇为大胆的。

出于愤世嫉俗的个性与对腐朽封建统治的深刻批判,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思想。他在《水浒传》第六回夹评中说:“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8](第 89 页)他还把这种发愤著书的精神更形象、更直白地称为“怨毒著书”,肯定“怨毒著书,史迁不免。”^[8](第 225 页)把历来作为消愁遣兴的小说提升到与诗文同样能抒写怀抱的严肃文学高度。他所定六部“才子书”里,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也就和人们历来尊崇的经典《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摆在了同等的位置。

在重视小说戏曲方面,李渔与金圣叹同调。他曾高度评价金圣叹推崇小说、戏曲的作法:“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9](第 18 页)然而,李渔除在重视小说、戏曲方面与金圣叹颇为一致外,他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许多具体内容却和金圣叹大异其趣。如前所述,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李渔的个人性格、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的不同形成的。

李渔年轻时与金圣叹相似,屡应乡试都不幸落第。他也像金圣叹一样,在明清易代时度过一段东奔西走的乱离岁月。“至于甲申、乙酉之变,予虽避兵山中,然亦有时入郭。其至幸者,才徙家而家焚,甫出城而城陷,其出生于死,皆在斯须倏忽之间。”^[9](第 199 页)其《甲申纪乱》诗如实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贼多请益兵,兵多适增厉。兵去贼复来,贼来兵不至。兵括贼所遗,贼享兵之利。如其吝不与,肝脑悉涂地。纷纷弃家逃,只期少所累。”^[10](第 8 页)从诗中下文“内有绿林豪,外有黄巾辈”看来,“贼”当指农民起义军及一些乘时而起、打家劫舍的强人宵小。李渔认为,他们和官兵一起给平民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苦难。这种看法不免有些良莠不分的意味,但对于当时像李渔这样家道小康的读书人而言,却是理所当然的。清兵占领北京后挥师南下,同时严行剃发令,李渔无力反抗,但内心对清兵的暴行极为不

满。所作《丙戌除夜》诗表达了颇为愤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10](第98页)从以上经历与文字看来,年轻时的李渔与金圣叹一样饱经忧患。与金圣叹不同的是,李渔生长于一个药商家庭,而且钟爱他的伯父李如椿有较高文化修养,常携幼年的他游于“大人之门”。成年后的李渔和地方官吏也有较多交往,而且关系颇为融洽友善。他30岁那年,金华府同知瞿萱儒曾赠他一只幼虎。携虎返家途中,围观者众,李渔作《活虎行》^[10](第44页)以自励,足见他对瞿萱儒的知遇之感。三年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但农民军旋即退出,清军占领了北京。这时,江南尚在南明弘光政权控制之下,但也纷乱滋生。李渔受此时任金华府同知的许檄彩的邀请,担任他的幕僚。在纷乱之世能得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处所与出仕的机会当然颇为不易,李渔对许檄彩的知遇之恩甚为感念,曾赋诗记其事:“丧家何处避烽烟,一榻劳君谪下贤。只解凌空书咄咄,哪能入幕记翩翩。时艰借筹无良策,署冷添人损俸钱。马上助君惟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10](第162页)多年以后,李渔还在《许青浮像赞》一文中对这段生涯进行回忆,并深情地写道:“许公以吾郡别驾,即擢吾郡司马,怜才好士,容我于署中者凡二年。自鼎革以后,音问不通,闻已溘焉朝露矣。”^[11](第104页)此后江南平定,李渔先后移居杭州、金陵,进行小说戏曲创作。并组织家班女戏演出自己创作的戏曲,还带着这个家班陆续到北京、陕西、山西、甘肃、湖北、广东、河南、福建等地游历、巡演,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更去过多次。他自称,“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11](第224页)在这些地方,他通常以家班演出邀请当地各级官吏欣赏,也受到官吏们的礼遇与资助。李渔当时交往的达官名流甚多,名噪一时的王士禛、周亮工、吴伟业、尤侗等人也都和他交往。虽然这种腆颜事人的“打抽丰”为当时与后世许多人们所鄙薄,但一般说来,李渔和官吏们的交流与互动是友好而有效的。他争取到官吏们的资助,维持了他与家人的日常生活,促进了他的艺术活动。他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曾说:“食皆友推之食,衣亦人解之衣;即歌姬数人,并非钱买,皆出知己所赠。”^[11](第225页)如他的家班中主要演员王姬,就是在他西游兰州时,作为东道主的当地官员买来送给他的:“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购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11](第97页)

毋庸讳言,李渔长期依靠达官贵人资助,以打抽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必然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与行为模式。他交往的官员、士人中,不乏赏识其才华的文学艺术家,但也有人李渔的行为投以轻视、鄙薄的眼光。如与他同时的董含在《三冈识略》中说:“李生渔者性齷齪,善逢迎。常挟山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余曾一遇,后遂避之。”^[12](第85页)文中虽不免有过甚其词之处,但从李渔本人的作品看来,应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这一点李渔颇有自知之明,晚年曾作有类似述怀的《多丽·过子陵钓台》表明心迹:“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袞冕,我累友不恕簪纓。终日抽风,只愁戴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美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10](第494页)我们无意在此诟病李渔的人品,他的生活方式原是由其所在时代环境决定的。我们在此须要指出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人生态度、行为模式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及文学理论观点。李渔所作小说戏曲多为喜剧,几占全部作品的十之七八。他曾明确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13](第203页)其《曲部誓词》也说:“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11](第130页)强调其戏曲多为“调笑”而作,并非发愤著书的产物。甚至连自己的诗文作品,李渔认为也都可作谈笑之资:“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11](第219页)他的作品及文学理论主张的这种特点是很明显易见的。当时人们也都公认:“笠翁游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11](第1页)

金圣叹则由于前述其性格为人、生活态度等因素所决定,他对悲剧或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别有会心。他推崇《离骚》是因为《离骚》有如“寡妇夜哭”表达作者的思相感情具有“痛激于中,非汰乎外”的特点。

“《离骚》正犹是也。痛,故转;不痛,不转也。转,故痛;不转,不痛也。故夫《离骚》,一转一痛也,《离骚》之转,皆《离骚》之痛也。必谓其有美文之与复句也者,是必疑其中间或有不痛而转,转而不痛之时,则谓《离骚》曾寡妇之哭不如也。”^[5](第 166 页)评点唐诗,他“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14](第 429 页)《水浒传》与《西厢记》评点,是代表金圣叹文学理论批评成就的双璧。对这两部作品,他更注重对其悲剧意蕴的阐发。他伪托古本,将 120 回本《水浒传》删去梁山好汉受朝廷招安、“征四寇”的部分,代之以“惊恶梦”的结局。我们且不论他这样做的思想动机究竟为何,但这种结局震慑人心的悲剧性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西厢记》,虽在金圣叹之前,早有“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之说,但金圣叹更斩钉截铁地断定其第五本为无知妄人所续,直接称之为“续书”,让全剧在张生赴试途中,草桥惊梦的浓郁悲剧气氛中结束。张生夜梦莺莺,却惊醒在旷野荒郊。“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写”,这种一腔隐痛无法排解的深沉悲剧结局,的确比之大团圆结局更为震撼人心。

曾有论者引用金圣叹《水浒传》评点中的一些语句,证明他同样以著书方式自娱娱人:“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8](第 169 页)同一回夹评又说:“生死相续,中间又是短命,则安得又不著书自娱,以消永日也!”^[8](第 170 页)其托名施耐庵所作《水浒传》则有著书娱人的说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8](第 2 页)的确,金圣叹年少时即嗜书:“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8](第 9 页)后来终生与书为伴,著书自娱娱人。这种生活方式是古代许多读书人相同的。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即使以书自娱娱人,金圣叹也不看重喜剧(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论证)。他看重的是那些能引起人们惊悚、惧怕、震撼,从而获得欣赏快感的作品或作品中具有这种特点的情节。如《水浒传》第 39 回写江州知府要处斩宋江、戴宗时,作者仔细缕叙行刑前的准备过程。金圣叹夹批曰:“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8](第 522 页)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如第 36 回写宋江发配江州途中,在浔阳江迭遇险情。金圣叹在总评中写道:“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真令读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尽灭,有死之心,无生之望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唯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8](第 473 页)作者为什么要把这种令读者边读边吓的惊险情节着意安排在作品中呢?金圣叹在同回写宋江得救后的夹批中说:“上文险极,此句快极,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8](第 481 页)他的这些批语让我们联想起西方一位古代文论家的论断:“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5](第 63 页)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经典定义。

[参 考 文 献]

-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 赵 岐, 孙 爽. 孟子注疏 Q. 十三经注疏: 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3] 周锡山.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C].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 [4] 郭国平, 王镇远. 清代文学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5] 金圣叹. 金圣叹文集[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7.
- [6] 廖 燕. 圣叹先生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7] 王应奎. 柳南随笔[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8] 金圣叹.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 [9] 李 渔. 闲情偶寄[M]. 笠翁文集: 第 1 卷.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 [10] 李 渔. 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 李渔全集: 第 2 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 [11] 李 渔. 笠翁一家言文集[M]. 李渔全集: 第 1 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 [12] 董 含. 三冈识略 G.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李 渔. 笠翁集[M]. 李渔全集: 第 4 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14] 金圣叹. 金圣叹选批唐诗[M]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15] 亚里士多德. 诗学: 第六章[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New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Comment Difference between JIN Shengtan and LI Yu

LIU Liangming LU Jian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U Liangming (1946-),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major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LU Jianhong (1980-),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major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bstract: Both as literateur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ing-Qing, JIN Sheng-tan and LI Yu were proficient in opera and novel theory criticisms . But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 personality and behaviour, life style, road in human life and so on . Therefore, their literary thought distinguished evidently, presenting eac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 Convinced “writing for indignation ” of SIMA Qian, JIN Shengtan prasi ed tragedy highly, confirmed “ All Men Are Brothers ” and “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 were both masterpieces with tragic en-ding . Stated clearly writing not on account of discontent, LI Yu affirmed comedy creation vigoro-usly, made his standpoint of “composing without selling worrying ” known, even thought his po-ems and proses all belonging to jape.

Key words: JIN Shengtan; LI Yu; literary theory;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ing-Qing